

“国民大叔”上演乡村奇遇记

吴秀波：为什么我要住在城里？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张永新执导，吴秀波、王雅捷领衔主演的40集城乡田园喜剧《马向阳下乡记》将于9月17日登陆央视一套综合频道黄金档。9月10日下午，该剧在北京举行首播新闻发布会。素有“国民大叔”之称的吴秀波，梳个大背头，着深蓝色夹克亮相，气场十足，无愧为全场焦点。

“是戏选择的我”

《马向阳下乡记》以“第一书记下乡”为主题，讲述“不靠谱”小公务员马向阳的乡村奇遇记。这段充满了喜剧色彩的乡村奇遇，让马向阳对曾经陌生的“三农”有了不同寻常的感情，也完成了自己从一个不务正业的小公务员到名副其实的“第一书记”的成长。

此次吴秀波在《马向阳下乡记》中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潮到爆”的犀利村干部马向阳。“一直以为所有的戏都是我选择的，最终我发现是缘分选择的，是戏选择的。”吴秀波透露，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去出演一部农村题材的戏，认为演员可能是有局限性的。在看完剧本后，他甚至觉得没有信心演，想让团队去婉拒这部戏。可见导演后，就喜欢上了这部戏。

“可以不夸张地说，很多电视剧导演一部戏拍完了，都无法准确地讲出一部电视剧的故事和细节，更不要说还没有进组的时候，把整个电视剧的故事情节从头到尾一道来。”让吴秀波意外的是，张永新导演一讲就是四个小时，“每讲到动情之处，他眼里也有眼泪，我眼里也有眼泪。我跟他讲，虽然我没有演过农村戏，不知道农村戏该怎么演，但就凭你四个小时的讲述，你让我看见了一个地方，我愿意跟你一块去。所以就拍了这部戏。”

困难如庄稼 一茬接一茬

从城市到农村，从公务员到村官，剧中的马向阳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各种困难也像地

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地扑面而来。初到农村拍戏的吴秀波，有着与马向阳极为相似的感受。吴秀波告诉记者，“最初我进入这个戏的时候，和马向阳的经历是一样的，带着我所有的顽劣，所有的不解和所有的习性，进入到戏剧环境，马向阳也是带着这些特质，进入他生命中的农村的旅程。所以，这部剧对于角色和我来说分为两个过程：前半程叫入境，整个入境环节紧张激烈而有趣。后面半程的环节叫一心，能看见人与人一心，干部与村民一心，甚至是人与山水一心的那种感受。”

回忆起拍摄时的情景，他说，每天，从拍摄的场景到住的地方要爬很长的山路；山里的虫子多得很难形容；想买点想吃的东西得驱车五六个小时到镇上。刚开始他多少还有些勇气和心气儿，到那儿十多天后他发现，城里人的噩梦开始了，“在农村是没有wifi的，信号也不稳定，几乎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所以有次拍戏时手机掉河里了，我一点也不着急，反正也用不着。”

农村的艰苦拍摄让吴秀波吃了不少苦头，但当他拍完回到城市时，却感到很头痛。吴秀波直言，“在城市，我得想着每天要穿什么衣服，但在农村一件大裤衩和大背心十多天不用换，你不需要为任何人整理仪表，那个自在啊。空气比城市新鲜十倍，山泉水直接就能饮用。最后拍完戏要走时，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非得要住在城里？”

感恩拥有 珍惜现在

今年，吴秀波的作品特别多，甚至有观众将其称作“吴秀波年”，听闻此言，吴秀波一脸谦虚地表示，“若是这样，那太感恩了。这可能一半是机缘巧合，一半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今年拍的作品确实比较多，而且我特别高兴的是作品的差异性还比较大，观众刚刚看了城里人谈恋爱的《离婚律师》，现在马上又要看乡村书记奇遇记的《马向阳下乡记》。”

面对拍戏多、宣传多的快节奏生活，吴秀波是否有减产的打算呢？对此，吴秀波坦言，“其实，我的整个工作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是我特别想拍戏，因为我想赚钱，我想做得更好；接下来觉得我已经可以了，可以慢慢拍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想拍，我想从拍戏中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表达更多的东西呢？”



当地时间9月10日，女星珍妮塞丝·罗德里格兹现身电影《瑜伽白痴》在纽约举行的美国在线系列活动。



□新华社发

9月11日，皮斯托瑞斯在法庭上哭泣。当日，南非北豪登省最高法院再次开庭审判涉嫌枪杀女友的南非著名残疾人运动员、“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

法官马西帕在庭上宣读判决书时，控方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表明皮斯托瑞斯“预谋杀害”了其女友斯滕坎普，这意味着皮斯托瑞斯可能从轻判决。马西帕说，警方提供的证据“有充分细节但却无法证实”，但却没有提供“不能使人产生任何疑虑”的证据，以证明皮斯托瑞斯“预谋”杀害了女友。

但马西帕说，毫无疑问，皮斯托瑞斯向女友开枪是“违法行为”。法官可能于12日对他作出最终判决。

去年2月14日“情人节”期间，皮斯托瑞斯枪杀了女友斯滕坎普。南非警方称，这是一起预谋凶杀案，但皮斯托瑞斯称这是一起“误杀”，因为他把女友当成了入室窃贼。

刘翔：明年举办婚礼

据新华社上海9月11日电 奥运冠军刘翔11日携新婚妻子葛天现身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参加公益活动，并表示，婚礼可能会放在明年。

在当天的仪式上，新婚的刘翔夫妇被媒体记者团团包围。刘翔颇为淡定地向媒体否认了妻子葛天的怀孕传闻，“没有没有，这个还要加油！”不过，当被问及何时举办婚礼时，刘翔就一脸喜悦地表示，婚礼可能会放在明年，“因为好像有很多事情要筹办哦！”

当天刘翔和妻子葛天身穿白色衬衫现身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将25张演出门票亲手递送给来自上海市盲童学校、低视力学校的中小学生们。

《节俭中国人》开播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中国首档节约挑战真人秀——《节俭中国人》，将于9月12日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正式开播。

该节目由国内顶尖真人秀制作团队主创，十二位性格鲜明、技能独特的民间节俭达人分成三组，每组用1000元生活经费，挑战30天最节俭生活方式，直面最真实的人性体验。栏目组通过60个摄像机位的全景记录和多重节俭任务考验，角逐出“节俭中国人”总冠军，向观众推介实用“节俭术”，倡导健康低碳生活。



□记者 卢鹏 报道

中国·博山山地自行车邀请赛日前在淄博市博山区朱南村举行，来自全国11个省(直辖市)的320名优秀山地自行车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又遇德拉甘，能否赢一回？

□ 本报记者 王磊 王建

9月13日，休战两周的中超联赛重燃战火，鲁能泰山队将在主场迎来长春亚泰队的挑战。

翻看两队在中超联赛的交锋历史，泰山队优势更加明显。双方交手17次，泰山队对亚泰队7胜6平4负占据优势。其中在主场比赛，泰山队6胜2平保持不败。最近三个赛季，泰山队主场对阵亚泰队取得3连胜，打进6球一球未失。如果算上2012年足协杯主场1:0取胜，泰山队主场对阵亚泰队已是4连胜。

亚泰队主帅德拉甘并不会在意这样的尴尬，他所执教的球队在遇到泰山队时还没有输过：执教江苏舜天两年半，德拉甘的球队5战泰山队拿到2胜3平；本赛季执教长春亚泰，德拉甘的球队又在第9轮主场1:0击败泰山队，这

场比赛不仅让亚泰队获得本赛季主场首胜，同时也将泰山队踢出了争冠队伍。

德拉甘麾下的亚泰队虽战绩一般，仅以27分排在第9位，但战斗力十足，特别是面对强队时，更是有巨人杀手的影子。本赛季，亚泰队主、客场完成对广州恒大的双杀，北京国安、贵州人和、上海申花等传统强队都没有在亚泰身上占到便宜。然而，面对哈尔滨毅腾、大连阿尔滨这样的保级队，亚泰队却频频输球。从这一点来讲，亚泰队很像本赛季的泰山队，“遇强不强，遇弱不强”。

再次面对泰山队，德拉甘想在济南帮助亚泰队打破不胜怪圈，并非易事。一方面，两队在实力上还是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亚泰队面临人员不整的难题。队中主力前锋杨旭正是从泰山队租借，根据租借条款规定，杨旭将选择回避。当然，即便没有租借条款，杨旭也恰好累

计4张黄牌停赛。对于杨旭的缺阵，亚泰教练组表示，“我们对此早有准备，不会影响球队的战术安排。”

此外，亚泰队中的后卫李晓挺也是累计4张黄牌停赛，外援瓦尔特肋骨骨折已赛季报销，而“边路快马”冯仁亮依旧处于伤病名单，何时复出仍是未知数。

面对四大主力缺席的亚泰队，泰山队迎来复仇的绝佳机会，全队十分渴望拿下比赛，继续保有冲击前三的希望。目前，泰山队距离广州富力、上海上港有6分差距，但这两支球队将在本轮迎来强敌，前者对阵上海申花，后者挑战广州恒大，要想赢球并不简单；在下一轮，两队又会捉对厮杀。泰山队如果能够抓住机会缩小差距，很有希望实现后来居上。

据悉，泰山队主帅库卡将会派出最强阵容迎战。刚刚参加了国家队集训的王大雷、郑铮、

张文钊已经归队参加训练，如无意外，三人将继续首发。其中，张文钊将第二次面对老东家。以往对阵亚泰队总有出彩表现的王永珀近来状态不错，在泰山队与山东滕州的热身赛中，他独中两元，周六的比赛，他登场的可能性也很大。

前锋勒夫和中后卫汪强在上一轮对阵河南建业时吃到黄牌，两人都累计四张黄牌停赛。库卡不得不对球队进行重组，近来状态不错的阿洛伊西奥可以补上勒夫的位置，汪强的中后卫位置很有可能是由澳大利亚外援麦克格文来弥补。当然，小将李松益也是不错的选择，在与山东滕州的热身赛中，李松益就首发出场与戴琳搭档中后卫。

另外，因为转会问题而离开球队的杜威，目前已回归泰山队参与训练，但他已两个多月没参加系统训练，要想重新打上比赛，还需一段时间。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与悔——

娘

□ 彭学明

26 我不愿转屋回家。娘只得到学校来给我送钱、送米。农村的孩子在乡镇或县里读书，一般每个周末都要成群结队地赶十多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回趟家，取米、取菜或者跟父母要点钱。我们那个时候的寄宿学校，条件好的农村孩子在食堂吃饭买菜，条件不好的农村孩子，只能从家里带米带菜到学校。米交到学校食堂，再交点钱，叫搭餐。菜都是在家里炒好的酸菜。什么包谷酸、豇豆(豇豆)酸、萝卜酸、大兜菜酸、胡葱酸、酸辣子，应有尽有。之所以带酸菜，而不是新鲜菜，是因为酸菜不会馊臭，放上十天半月，都米(没)有问题。吃饭时，就从学校食堂买点白米饭，就着酸菜菜。冬天菜冷，就把酸菜蒙在热乎乎的米饭下，等热了再吃。全县各地来的酸菜，都是一种品位，却味道不一样。有的油多，香，有的还是跟腊肉一起炒的，更香。当然，更多的都是米(没)有什么油盐的。即便都不富裕，咱饭时，还是让人终生难忘。因为，米有一个同学把好吃的菜收着悄悄偷，而是拿出来大家分享。再不好的菜，也是大家一起品尝，一起分享。

娘肯定不能每个星期都给我送米、送菜，娘要出集体工挣工分养活我和妹。但娘每次给我送的酸菜，都很香，很好吃。油多啊，自然香。娘把一年出工分得的茶油、菜籽油都用来给我炒酸菜了。娘

和妹一年四季都是烧的红锅子。就是讲，娘和妹在家里炒菜时，从来(没)放过一滴油。缺油的锅子，都变成锈一样的红锅子了。娘和妹，因为常年米(没)有油，全都营养不良，全身浮肿。

在年复一年的操劳里，娘终于病倒了。娘得了巴骨瘤痰病，瘫痪在床。一瘫就是一年多。

由于多年不肯回家，我不晓得娘曾经在床上瘫痪了一年多。娘不允许妹和二姐跟我讲。我怕我伤心、担心和难过，影响我学习。我们那里太偏僻，太闭塞，米(没)有办法从其他渠道晓得娘的消息。娘瘫痪一年多，妹米(没)有钱读书，休了学，二姐离开姐夫，带着年幼的孩子伺候娘。

而这些，我都是不晓得的。

直到有一天，娘作为流窜犯被抓捕到人民公社时，我才如梦初醒。

上世纪70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利用城乡的剪刀差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处进货出货，倒买倒卖商品。这种市场经济的商业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一些米(没)有倒买倒卖，但却经常外出做点手工生意的人，也被当作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打击。

我至今不明白流窜犯是什么性质的

犯罪，流窜犯可能是也像投机倒把犯一样，不务正业，四处流窜，才叫流窜犯。

那天，在人民公社做特派员的孔庆良大叔到学校找到我，讲娘被抓到公社了，让我去看看。他讲娘是他抓的，全县搞运动，打击好偷懒的流窜犯。他米有(没有)办法，他不能徇私情，要我理解和原谅。我问他为什么，他讲有人检举我娘瘫痪一年多，病好了，不出集体工，而是好偷懒，继续装病，拄着拐杖到处乱窜，丢社会主义的险。

我一听娘好偷懒，装病乱窜，丢社会主义的险，我这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好孩子好学生，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三好”标兵，真是无地自容。娘哪门(怎么)能这样呢？我一定要跑到公社问问娘为什么。

公社与学校只有几百米之隔。我生怕老师和同学晓得娘被当作流窜犯抓起来了，做贼似的，心虚得很。我很娘丢了脸，但还是担心娘米(没)有嚼饭，就在食堂打了一碗饭，还跟同学借了菜票，打了一勺肉，装在书包里，边走边回头看是不是有同学或老师发现了我的秘密。

学校和公社之间的一大坝田里，油菜花张灯结彩，开得正旺。春风的刷子，只那么轻轻一刷，一丘丘油菜地，就被刷成了一块块黄地毯。油菜花的鲜黄和芬芳把我浸润、淹没。我无心迷醉，穿过鲜黄和芬芳，朝着公社一路小跑。



30

我讲故事时，或听故事时，遇到故事里的人干了特别丢人的事，常常进行不下去，自己的脸和脖子红得跟熟虾似的。现在我就在这种状态下讲接下来的事。施小童订的是一家高级西餐厅，就在工体北路上，想必贵得很。西餐的规矩是极多的，冯如庸到得早，如坐针毡。那个该死的waiter(服务员)三不五时地踩着轻快的鼓点儿蹦跶过来，一会儿问问点什么餐前酒，一会儿问问上什么前菜，冯如庸啥也不懂，就都说随便。要是稍微有点理智，他应该说“等一会儿人来了再说”。不过就结果看来，作用也不大，这个局设得太完整了。施小童用冯如庸的名字预订了座位，点了最贵的套餐，然后，没来。

冯如庸僵直地坐在灯光已熄灭大半、客人早已走光的西餐厅里，面对着一桌随便上来的菜和酒的样子，简直无法想象。我如果想，完全可以把这个场面描绘得很生动，但这太残忍了，对所有人都是。真正残忍的是，冯如庸到那时都不认为自己上当了，他还在担心施小童出了什么事，因为她的手机关机了。施小童伤害的就是这么一个傻×，这就是真正的残忍。

冯如庸打电话找我，不然结不了账，走不出那个门。他可以找别的朋友，但他大概生了我的气，觉得我应该

属于小人物的纪传体通史——

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啊

□ 周叔

负全责，因为他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就这样沿着工体北路走回三里屯南街，我还是第一回陪大爷们走这么远的路。回到店门口，那辆捷达已经刷了漆，补了胎，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整饰一新，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了。因为路上一句话也没说，我到这时候也不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所以整个局面里最莫名其妙的人是我。冯如庸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他那时福至心灵，用了十个字就说明白了。

“她要我，嫩知道吗，她要我。”

冯如庸等到餐厅厅门上板儿，给我打电话之前，给施小童打了个电话，通了。电话那边特别吵，有巨大的音乐声、尖叫声和笑声。施小童喊了几声，声音让冯如庸觉得空前陌生，虽然他前后也没听过她说几句话。接着那边几个女孩同时大笑起来，中间掺杂着兴奋的尖叫，能分辨出“丫真去啦”这样的碎片。末了，施小童开心地大笑着对冯如庸喊：“冯师傅！您不是当真了吧？”

讲完，他站起来，拉开捷达的车门，坐进去，点火。捷达发出健康性感的声音，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大狗。我拉车门，他从里面锁上了。我大喊，你上哪儿啊？他摇下一半窗户说，我找她去。我说找着以后哪？他说，嫩别管了。嫩找我老板要饭钱。说完一踩油门，尾灯拖着一道红光，转出院门不见了。

当时应该还不到晚上12点，出事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因为是河边遛早的大爷发现的。这说明他还真找了一晚上。万一找到了，他打算怎么办？找不到又怎么办？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高中时被宣判留级之前，有个铁哥们儿不知道怎么得到了内部消息，打电话告诉我，我惊慌之下，骑自行车就走了，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找谁，找到怎么办找不到怎么办、全不知道。区别是，我是慌了神，而冯如庸则是断了线。他和他坚定的信仰之间有一根绳，现在它断了，对他来说，这无异于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这些比喻都没用，都说明不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没有什么比喻能做到这一点。除非你自己经历一次。这种事谁也不会再经历一次了，回想起来，整件事充满了不可能，充满了显而易见的漏洞，充满了可笑判断和愚蠢的念头，充满了随时挽救一切的可能性，但依然一步一步走到剧本最后一行。剧本最后是怎么写的：

我站在河边，看消防官兵打捞捷达。捞上来一看，车里没人。有人下水找人。更多人在河岸围观。记者站了一地，一些愚蠢的主持人不断地对着镜头指出他们看到的什么东西叫什么名字——我看到消防车，我看到一辆白色捷达，我看到许多围观群众。